



大会

第六十九届会议

正式记录

Distr.: General
7 November 201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
(第四委员会)

第 4 次会议简要记录

2014 年 10 月 9 日星期四下午 3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巴特拉伊先生 (尼泊尔)

目录

议程项目 59: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 (其他议程项目未包含的领土) (续)

听取请愿人申诉 (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更正请在记录文本上作出，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尽快送交文件管理股股长(srcorrections@un.org)。

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4-62345 X (C)



请回收



下午 3 时 05 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59:《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 (其他议程项目未包含的领土) (续)

听取请愿人申诉 (续)

1. **主席**说,按照委员会的惯例,将请愿人在请愿人席就座,并在做完陈述后退席。

西撒哈拉问题 (续) (A/C.4/69/5)

2. **Aljabari 先生** (巴勒斯坦-摩洛哥友好协会) 对早前某些请愿人对摩洛哥作出的不实指控提出异议,他说,他曾到访过摩洛哥的南部省份。在过去的 15 年间,摩洛哥除了推行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方案外,还在国王的鼓励下,在人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摩洛哥现已将国内人权法律调整至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以保护个人和集体自由;现已通过先进的新《宪法》;现已设立一个公平与和解委员会,负责向早前侵权行为的受害者作出补偿,同时还新设了一个有效的国家人权理事会。摩洛哥政府寻求建立尊重人权和法治并考虑到摩洛哥撒哈拉人需求的民主。

3. 摩洛哥 2007 年关于本国的撒哈拉地区自治的提案现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是切合实际的和可信的,这将是解决关于撒哈拉错综复杂的争端和维护摩洛哥王国领土完整免遭对摩洛哥统一和整个地区安全极具破坏性影响的分裂势力破坏的一种积极方式。另外值得称道的是,为提升在本地区和全世界的影响力,摩洛哥作出了更广泛的努力,特别是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进行南南合作的政策。

4. **Bunduku-Latha 先生** (非洲冲突管理调解观察组织) 指出,自决权的主要依据是关于非殖民化的《宣言》,他说,除大会第 1541 (XV) 号决议规定的三种自决形式外,大会第 2625 (XXV) 号决议还增添了第四种选择,允许一个民族自由决定任何其他政治地位。但自决权又受到更为古老的领土完整原则的制约,这亦为《宣言》所承认。在实践中,全民公投—在所援引的决议中并未明确提及,而且这可能会导致

内乱—是一种行使自决权的非寻常方式,截至目前仅在五种非殖民化情形中得到运用。政治解决才是联合国的首选,这种以折衷和解为先决条件的手段可确保社会凝聚力和地方及地区稳定。

5. 就西撒哈拉这一具体情况而言,联合国 1990 年呼吁就自决问题举行全民公投的解决计划最终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当时,安全理事会曾一再敦促各方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特别考虑到持续的冲突以及区域圣战主义者、恐怖主义团体和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各股势力之间日益勾结对区域稳定造成的危险。

6. 2007 年,摩洛哥提议就摩洛哥国内的撒哈拉地区自治问题举行谈判。摩洛哥的提案让整个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原因在于该提案恪守国际法和民主原则,允许撒哈拉人民管理自己的事务,并将结束廷杜夫难民营中所有难民的苦难。国防、外交政策和宗教事务的控制权将仍统一归于中央。反对该提案只会延长为满足狭隘的外部利益而人为制造出来的冲突,不利于建立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非洲冲突管理调解观察组织呼吁争端所涉各方从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利益出发,加入就摩洛哥自治提案达成的国际共识。

7. **Hayen 先生** 以秘鲁宪政事务法律专家的个人身份发言。他说,他曾参加 2011 年在拉巴特举行的阿拉伯世界民主转型国际论坛,在该论坛他得出结论称,2011 年《摩洛哥宪法》可能是阿拉伯世界推行变革和实现非洲和平的参考点。《宪法》序言部分确保和平、稳定和保护人权,包括两性平等。它保证工会充分自由;规定实行法定的多党制,以避免形成极权主义的一党统治;保障言论和信仰自由;对涉及家庭和新闻自由等领域的法律进行了调整。

8. 安全理事会第 2152 (2014) 号决议欢迎摩洛哥为强化国家人权理事会驻阿尤恩和达赫拉撒哈拉地区办事处而采取的措施,及其当前正同联合国各人权机构进行的互动。该国所采取的其他步骤赢得了国际支

持，摩洛哥最近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即为证明。摩洛哥现已加入多项国际公约，其中包括主要的人权文书，并已推行司法独立，实行有效的宪法规制。摩洛哥已提高透明度，以打击腐败。正如前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其回忆录中所倡导的那样，关于西撒哈拉问题，唯一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就是确保该地区一定程度的自治。撒哈拉地区饱受暴力困扰，并深为气候变化的影响所苦，因此，该地区若要完全独立恐有不妥。可就此在联合国框架内达成一项公平的解决方案。

9. **Warburg 女士**（人人自由组织）说，39 年来，65 000 名难民一直被困于生活条件有碍健康的廷杜夫难民营中，并被剥夺了言论、行动和集会自由。人人自由组织呼吁对居住在难民营中的难民进行拖延已久的普查，以查明其人数、构成和需求。阿尔及利亚和波利萨里奥阵线必须允许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不受阻碍地进出难民营，并应允许难民营中的难民与其远在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其他地方的家人团聚。

10. 整个马格里布、萨赫勒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局势不稳定，威胁到难民的安全，而援助机构却被迫从人道主义援助中转移资金以保护其工作人员，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也已暂停在摩洛哥护堤以东的夜间巡逻。2014 年 1 月，阿尔及利亚军队在毛里塔尼亚边境附近杀害了两名年轻的难民，在廷杜夫难民营引发绝食和抗议，而在其他事件中，反对者或记者或遭到殴打，或失踪或被杀害。缺乏机会，再加上波利萨里奥阵线的腐败残暴，将青年难民推向激进化，并最终导致他们加入恐怖主义团体和贩运集团。

11. 摩洛哥现已实施人权改革，正与人权理事会的特别程序进行合作，并允许联合国报告员、非政府组织和来访官员充分了解相关情况。相比之下，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等五个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曾批评阿尔及利亚拒绝向其专家和联合国的专家签发签证。

12. 21 世纪该何去何从，苏格兰以其实际行动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这个历史上曾经独立的王国反对从联合王国中独立出来，转而选择获得更多下放的权利和更高自治程度。人人自由组织认为，摩洛哥的撒哈拉自治提案将成为该地区居民在决定自己未来时的一项选择，它为解决冲突提供了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为马格里布带来繁荣与稳定。

13. **Ramos 女士**（美洲法学家协会）说，西撒哈拉问题是一个非殖民化问题，根据关于非殖民化的宣言，西撒哈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西撒哈拉不仅是一块非自治领土，自 1975 年以来，它还一直处于被占领状态，这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其被占领状态又因修建分割这片领土的军事隔离墙而进一步强化。同样的殖民主义和剥夺自决权行径将一些撒哈拉人赶入廷杜夫难民营，在那里，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人权状况，而属于该领土的磷酸盐、渔业和其他自然资源也因摩洛哥与其他国家和跨国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遭到开采。

14. 人人自由组织支持 1990 年解决计划，该计划现已为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所接受。在联合国确保透明度的前提下，该计划应成为就自决问题举行全民公投的框架。西班牙作为法律上的管理国，应该为这一非殖民化进程贡献力量。人人自由组织呼吁各国避免侵犯西撒哈拉的自然资源；国际社会和第四委员会有责任在西撒哈拉和各个难民营保护人权并促进国际人道主义法。联合国和秘书长应该承担起自身责任，打破僵局，并确保关于自决问题的诸多决议得到执行，以此作为实现真正非殖民化和保证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唯一途径。她希望西撒哈拉和摩洛哥在未来能够和平共处，并转达了波多黎各对撒哈拉人民兄弟般的问候。

15. **Bahajoub 女士**（保护家庭组织）说，北非恐怖主义的威胁与日俱增，廷杜夫难民营中的人道主义状况令人绝望、国际社会呼吁达成一项政治解决方案、摩洛哥自治提案被公认为严肃且务实，但尽管如此，

关于西撒哈拉冲突的谈判却仍裹足不前。廷杜夫难民营中的年轻人是恐怖主义小组的主要招募对象，难民营已被描述成该区域打击恐怖主义的主要障碍，将其立即关闭的呼声不断。已逃离廷杜夫难民营的撒哈拉人目前正从摩洛哥管理下的西撒哈拉的发展中获益，并已经成为有生产力的公民。尽管联合国一再要求对难民营开展人口普查，但关于难民营内人口数量和来源的虚假信息仍在继续散播。联合国自身都认为全民公投不可行且，而且其关于对某禁区内的一小群人进行普查的呼吁一直被人忽视，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还要求举行全民公投，令人不明所以。

16. 应该向难民签发旅行证件，并允许他们自行选择居住地。波利萨里奥阵线中一名曾批评阵线领导层并公开表示赞同摩洛哥自治提案的官员现已被该阵线开除，并被剥夺与居住在廷杜夫难民营的家人接触的权利，而居住在西撒哈拉的撒哈拉人却能够前往国外，哪怕他们是对摩洛哥至关重要的人物。波利萨里奥阵线仅代表着众多撒哈拉部落中的极少数部落，但其官员却能四处奔走，并发起耗资不菲的全球宣传活动。应该要求他们公开透明并对其进行问责。

17. 据来自廷杜夫难民营的可靠报告显示，有证据表明其中存在奴役、监禁妇女以实施奸淫和限制行动自由的现象。现如今已有一代人在难民营中长大，而第二代人也正面临同样的命运。阿尔及利亚应该关闭这些难民营，国际社会应该提供资金，在其他地方重新安置这些难民，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开展生产，等待着打破其困境的解决方案早日出炉。摩洛哥自治倡议是唯一明智和可行的提案，对难民营中的难民而言，也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18. **Assor 先生**（萨里三信仰论坛）说，是当权者的失败导致廷杜夫难民营中 90 000 名被拘留者身陷困境。他们是被拘留者，而非难民，因为他们遭到关押并被剥夺行动自由。如能获得重返摩洛哥家园，他们能过上和同龄人相仿的生活：不受阻碍地工作、旅游、学习和展现才能。萨里三信仰论坛明确谴责为了看守们及其背后赞助方的利益，把这些被拘留者作为人

质。看守们及其赞助方还从各类非法交易中双双牟利。

19. 萨里三信仰论坛一直在与导致廷杜夫难民营等地局势加剧的极端主义作斗争，并认为暴力言论和冷漠疏远令人憎恨，它们导致被拘留者遭到残酷对待的事情得不到披露。联合国在这种情况下的沉默让人无法了解真相。国际社会要对其没有奋力阻止的后果承担责任。人们不必逆来顺受地忍受冲突所造成的痛苦。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他倡导捍卫生命和正义。他恳求国际社会不要放弃那些被拘留人员，使他们遭遇疏忽、错误的价值观和冷漠，摩洛哥是他们的命定之地，应允许这些人以实际行动作出自己的选择。

20. **Domingues Rodrigues 先生**以一名比利时律师的个人身份发言。他说，秘书长曾在其关于西撒哈拉问题的报告（A/69/344）中提到廷杜夫难民营中的人权状况令人担忧。尽管曾获得大量财政援助，但难民营中不断恶化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令糟糕的人道主义状况进一步加剧。自 1993 年以来，欧洲联盟共向难民营提供了价值超过 2 亿欧元的援助，但难民营条件改善的迹象却微乎其微。欧洲反诈骗局最近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最终揭示了以下问题的原因：多年来，虚报需要援助的估计难民人数的波利萨里奥阵线官员为何一直都能有计划地欺诈挪用大量旨在用于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并进行倒卖以中饱私囊？据欧洲反诈骗局称，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当局可能有能力遏止这种长期存在的欺诈行为；欧洲联盟本身并未采取措施，因为至今为止一直没有对难民营中的难民进行官方的人口普查。为确保欧洲联盟的资金得到妥善使用，应该立即落实欧洲反诈骗局报告提出的各项建议：对难民营的援助应该附带条件，一是欧洲联盟的代表可以在难民营内自由巡视以监控库存、控制物资分发并与受益者自由交谈，二是承包商能够对到达难民营的援助物资的数量及物资实际分发情况进行有效监督；三是犯有贪污罪的人不得再参与援助物资分发。

21. **Lakhrif 先生**（摩洛哥议会议员）以撒哈拉人和阿尤恩代表的个人身份发言。他说，1975 年，他曾与

其他人一道为南方各省重新融入摩洛哥而努力，现在，他则凭借投票箱赋予的合法性成为本族人民的代表。随着廷杜夫难民营在一场要求变革的青年人运动的引领下爆发起义，关于撒哈拉的区域争端在最近几个星期内出现了新的转机。他们挑战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代表他们的权利，指责这些领导人不公正、腐败、强奸、有计划地转移国际援助中饱私囊令难民营中人口遭受苦难，以及剥夺难民的权利。解决这一争端对于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是马格里布地区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

22. 波利萨里奥阵线是未经选举产生的，在任何地方都不具备代表撒哈拉人民的合法性，而向委员会做陈述的来自阿尔及利亚的请愿人同样不具备合法性。摩洛哥南部撒哈拉人民仅以其民主代表为唯一代表。联合国、国际社会和民间社会代表必须支持廷杜夫难民营内的撒哈拉人反抗他们遭受了近 40 年的不公正、剥削和独裁对待。难民营的人们不仅渴望享受他们应享的基本权利，还渴望能够选择一种能给自己一个更稳定未来的和平解决方案。摩洛哥关于在摩洛哥主权下高度自治的提案是一个严肃的、务实的和可信的解决方案。

23. **Essallami 先生**以一名来自摩洛哥南部省份的撒哈拉人后裔的个人身份发言。他提请委员会注意他的一名年轻表弟及其朋友被谋杀一案。他们从事的是完全合法的活动，却在靠近毛里塔尼亚边境附近被阿尔及利亚军队以走私为借口枪杀。必须将该罪行的肇事者绳之以法。波利萨里奥阵线听从阿尔及利亚安全部队的命令，恐吓难民营中的年轻居住者也是司空见惯的。这些谋杀案件导致廷杜夫爆发起义：有 40 名青年绝食抗议，要求联合国难民署终止阿尔及利亚对难民营的封锁，并将他们从波利萨里奥阵线和阿尔及利亚当局的腐败和镇压控制中解放出来。参加起义者要求获得言论自由、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和拒绝波利萨里奥阵线监管的权利。廷杜夫起义是难民营内撒哈拉人解放运动的开端。

24. 在他的祖国摩洛哥，他享有宪法规定的所有权利和自由。他呼吁委员会出面，帮助开放难民营，并协助难民营居民恢复他们想要的正常生活，他呼吁国际社会对阿尔及利亚和波利萨里奥阵线施压，以执行最低安全标准，并寻求化解这一局面的解决方案，以按照自决原则，确保难民营居民的尊严。

25. **Boussola 女士**（阿尤恩妇女人权运动）说，她是恢复摩洛哥统治近 40 年来在撒哈拉地区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中的一员。在摩洛哥，得益于妇女权利保护法律的出台，妇女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她们却对廷杜夫难民营中其他姐妹的处境深感痛心，在该难民营，已有三代人在极端恶劣的条件生活。妇女和女童由于人权被剥夺且缺乏国际话语权，特别容易受到剥削、虐待以及误导宣传的蛊惑。妇女和女童受到难民营控制者有计划的剥削，并遭受性暴力和强奸，却没有办法举报这些侵权行为。儿童从 6 岁起就与母亲分离，被强行带走，表面上是为了接受教育，而真正的目的却是招募儿童、给他们洗脑并训练他们使用武器。

26. 廷杜夫难民营的最大丑闻是众多组织从阿尔及利亚资金中获利，因而保持沉默，纵容侵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但仍有少数摩洛哥组织和外国组织拒绝纵容，它们或是试图揭露这些行为或是向受害者送去关怀。在这场国际社会未能阻止的人类悲剧中，廷杜夫难民营中的每一个家庭都曾有过被驱逐、强奸或监禁的遭遇。作为一名人权和妇女捍卫者，她呼吁委员会、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法律、卫生和人道主义机构进行干预，以结束对廷杜夫难民营被拘留者的封锁，就难民营中侵害妇女儿童行为的问题敲响警钟，并向妇女儿童提供紧急保护。

27. **Tamek 先生**以摩洛哥议会成员的个人身份发言。他说，需要在区域和国际范围内开展严肃、协调的信息交流，以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因为北非的恐怖主义团体和犯罪集团能够获得先进的技术，往往比国家安全部队更占优势。出于自身原因，阿尔及利亚

拒绝了这种合作，并寻求阻止摩洛哥出席打击犯罪的区域协调会议。

28. 阿尔及利亚大部分边境都不安全。唯一的例外是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边界，而阿尔及利亚当局却允许犯罪团伙越过边界，将非法药品和不合格商品大量运入摩洛哥，企图制造事端。尽管摩洛哥政府认为它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最终会重回正轨，但仍谴责对方允许这类犯罪活动继续的强硬姿态，要求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在过去 40 年间，为将撒哈拉从摩洛哥手中夺走，阿尔及利亚搜刮民脂民膏，共花费 2 500 多亿美元购买选票和左右公众舆论，需要替罪羊的阿尔及利亚统治者反过来却向自己的国民宣传摩洛哥是敌人。摩洛哥在撒哈拉这片自有土地上自由地开展工作事务，并让撒哈拉人入选议会以及地方和地区议会。摩洛哥撒哈拉地区已做出自己的决定，并随时准备自决，这将解决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

29. **Daoudi 女士**以摩洛哥撒哈拉省份阿尤恩居民的个人身份发言。她说，令她再次感到失望的是，她发现倡导分裂的大多数请愿人都是阿尔及利亚国籍，与撒哈拉地区并无任何关系；他们也不关切廷杜夫或阿尔及利亚本国内部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她那些被隔离关押在廷杜夫难民营中的兄弟姐妹们才最有资格代表自己发言。

30. 早在“阿拉伯之春”运动开始之前，摩洛哥就致力于大胆推行政治改革。人权保证和善治现已载入 2011 年的《宪法》，若干国际人权组织的代表，包括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也已获准访问撒哈拉省份。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 2013 年度《国别人权报告》曾抨击阿尔及利亚侵犯本国公民、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人权，特别是在廷杜夫难民营内；并长期拒绝让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人权组织访问该国，该《报告》还重点指出，该国曾一再拒绝四名不同的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的请求。此外，包括大赦国际和欧洲-地中海人权网在内的五家国际非政府组织曾于 2014 年阿尔及利亚进入人权理事会之际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该国是唯一一个对国际人权组织进出其领土继续实行一般性

限制的国家，并要求该国卸下拒绝对其人权记录作任何考虑的伪装。然而，就在上一周，阿尔及利亚再次拒绝让人权事务委员会报告员入境。马格里布谚语有云，“嘲人之前，自省其丑。”

31. **Jensen 先生**以前任负责西撒哈拉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个人身份发言。他说，在以西班牙 1974 年西撒哈拉人口普查为基础决定选民是否有资格参加关于该领土未来的最终全民公投的有效性问题上，波利萨里奥阵线和摩洛哥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这不仅阻碍了联合国启动走全民公投路线的 1990 年解决计划的努力，还令西撒特派团 1994 年拟定的确认合格选民的进程注定以失败告终。然而，在 1994 年认识到必须进行对话，这是一项重大成就。1996 年，他本人亲自安排当事各方举行谈判，但当时的局势令区域自治的审议工作进展受阻。到 2004 年，离任的秘书长个人特使詹姆斯·贝克曾断言，备选计划没有前途，包括他本人提出的备选计划，他认为谈判才是出路——其继任者个人特使范瓦尔苏姆也认同这一路径。

32. 继安理会敦促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政治解决方案之后，摩洛哥于 2007 年提交了一项被安理会描述为严肃和可信的区域自治计划。摩洛哥 2011 年《宪法》就人权做了广泛规定并致力于治理腐败，同时，摩洛哥通过加强区域的作用和在中央政府与各区域中间重新进行权力划分，坚定不移地朝着区域化迈进，这两者为讨论区域自治提供了一个框架。

33. 展望未来，显然，谈判要想奏效，就必须务实，而且要从一开始就展示出充分的灵活性，以便各方表达愿望。最要紧的是达成一个体面的解决方案。鉴于非洲西北部地区的威胁日益加重，该委员会无需提醒解决西撒哈拉争端对于马格里布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是何等至关重要。经过数年满怀希望复又落空的煎熬，现在是作出妥协的时候了。

34. **Dkhil 先生**（摩洛哥参议院立法和人权委员会）说，他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撒哈拉争端的当事方是谁？阿尔及利亚虽声称对摩洛哥撒哈拉毫无兴趣，但

其所有国家和外交机构却又无一不透露出对该地区的痴迷。在国际层面——如在人权理事会——讨论撒哈拉问题的正是阿尔及利亚，波利萨里奥阵线并未出席过国际论坛。如果阿尔及利亚对摩洛哥撒哈拉没有主张，那么该国总统也不会 2001 年与时任秘书长个人特使会面时提出在波利萨里奥阵线和摩洛哥之间分割西撒哈拉的问题，这表明撒哈拉问题是阿尔及利亚的首要关切。秘书长报告 (S/2002/178) 中关于该次会面的后续记述证实，阿尔及利亚和波利萨里奥阵线已准备好就分割该领土展开讨论或谈判。

35. 在现实中，撒哈拉问题是摩洛哥和撒哈拉人民的问题，特别是鉴于阿尔及利亚操控波利萨里奥阵线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阿尔及利亚曾试图破坏摩洛哥领土完整，并阻挠尝试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一切努力。如果一开始就把这个问题留给撒哈拉人民及其难民营中的兄弟自行解决，这个问题早已迎刃而解。

36. **Dlimi 女士**（达赫拉人权协调组织）说，她想讲述她早前在可耻的廷杜夫难民营中的生活经历，在那里，妇女遭到波利萨里奥阵线成员的折磨、强奸和辱没。妇女所面临的问题尤为严峻，因为她们无法要求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她们惨遭性虐待和性暴力，并被强迫结婚和生育。即便是寡妇也不能在领取口粮时免遭性虐待。难民营中没有一个家庭不曾被波利萨里奥阵线死忠分子绑架、监禁、施以酷刑和驱逐。妇女和儿童惨遭剥削，受到旨在延续现状，让波利萨里奥阵线继续从转移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行为中牟利的宣传的茶毒。

37. 同那些和她一样逃离那些目无法纪、与外界隔绝的难民营的同胞一样，她还谴责一概而论加诸于难民营平民人口的不公平规则，难民营的人被隔离并剥夺人权，所处的条件不断恶化，违反了规范人权和难民权利的国际公约。

38. 达赫拉人权协调组织呼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进行干预，以结束廷杜夫难民营中被关押妇女的困境，为她们及其子女提供必要的保护和过上尊严生活的手段，特别是确保其言论和行动自由，以便他们能

够自愿返回原籍国。负责处理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性暴力问题的机构应该让人们进一步了解在廷杜夫难民营对妇女犯下的罪行，国际非政府组织应该调查波利萨里奥阵线犯下的一切虐待和严重侵权事件。

39. **La âroussi 女士**以摩洛哥记者的个人身份发言。她说，民间社会在摩洛哥撒哈拉社区建立民主和奠定正义和法治基础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2011 年《摩洛哥宪法》提高了民间社会在摩洛哥的作用，并授予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特殊地位，使其成为构建和维护一个现代、民主、开放社会不可缺少的工具。摩洛哥很幸运，这类组织现已在全国结成一个更大的网络。摩洛哥非政府组织高度的纪律性和知识分子正义感使其在国家和国际论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非政府组织，尤其是撒哈拉地区的非政府组织，每天都在作出牺牲，坚信能在全各地推进民主实践和激发公民意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非政府组织的重点是取得实实在在的好处，为各行各业的公民提供支持，这为它们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和尊重，被公认为是人民的代表和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表示，她为这些组织感到骄傲，并相信它们将指引着摩洛哥走向民主的未来。

40. **Abhai 女士**以摩洛哥记者的个人身份发言。她说，波利萨里奥阵线现在宣布廷杜夫难民营进入紧急状态——在她发言之际这一状态仍在持续——以应对它所谓的来自摩洛哥的敌人的攻击，它声称，摩洛哥在操控其傀儡，以旷日持久地实施犯罪行为。那些所谓的傀儡实际上是一群青年，他们拒绝继续在廷杜夫难民营恶劣环境中生活下去，因而联手创建“争取变革青年运动”（MJPC），公开反对波利萨里奥阵线及其盟友的腐败、暴虐行径。

41. “争取变革青年运动”现已通过电视和因特网发表声明并公开视频片段，简要介绍其目标，他们总是通过伪装秘密开展工作，因为一旦被阿尔及利亚和波利萨里奥阵线安插在难民营各个角落的情报人员发现，他们将面临生命危险。该运动要求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阿齐兹及其亲信辞职，阿卜杜勒-阿齐兹担任所

谓的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领导人近达 39 年，而其亲信则轮流担任最高职位，并根据部落和个人背景对待人们。此外，该运动还谴责廷杜夫难民营中恶劣和不断恶化的生活条件以及波利萨里奥阵线在那里犯下的有计划的侵犯人权行为。

42. “争取变革青年运动”在挑战波利萨里奥阵线和阿尔及利亚情报部门的暴政方面并非孤军作战；已有其他许多勇敢的公民因为公开提出异议而被逮捕或杀害，而另一些人则仍然在秘密拘留中心煎熬。奇怪的是，尽管“争取变革青年运动”一再要求，但即便是秘书长个人特使也拒绝与其会面。鉴于萨赫勒地区恐怖组织比比皆是，显而易见的是，难民营中的年轻人如果继续得不到表达自己意见的任何机会，则可能会被推向极端主义。所有的利益攸关方都必须做好本职工作，以避免这样的结局。

43. **Marketou 女士**（西撒哈拉资源观察）说，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西撒哈拉资源观察曾在往年提请注意摩洛哥从被占领的西撒哈拉夺取渔业和磷酸盐储备对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所产生的影响，并呼吁联合国按照其在纳米比亚遭受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占领期间的做法，对该领土资源的开发进行监督。摩洛哥从开采和出口这些资源中大肆渔利，同时，还以该地区所谓的经济发展为幌子，继续吞并西撒哈拉并迁入定居者。她回顾了国际法院关于摩洛哥无权对西撒哈拉提出领土主权要求的 1975 年咨询意见，并指出，撒哈拉人——并非是由非法迁入的定居者组成的杂居人口——自西班牙同意他们实现自决以来一直都是西撒哈拉唯一的原始居民。

44. 西撒哈拉资源观察提请委员会注意对被占领的西撒哈拉沿海水域大面积的石油勘探即将获的批准，特别是美国一家石油勘探公司将于数周之后开始钻试验井。撒哈拉人现已通过其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并作为个人强有力地公开表明了其观点，即，反对在其土地上进行任何石油生产工作，无论是出于环境原因，还是出于对这种行为会巩固暴力和非法占领的担

心。西撒哈拉资源观察要求委员会在其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并谴责在西撒哈拉进行的石油勘探和生产。

45. **Lenz 女士**（不遗忘国际协会）讲述了一个关于在撒哈拉难民营的赤贫条件下长大的孩子只能幻想巧克力等美味的故事，她说，那些孩子们努力把握在阿尔及利亚和古巴学习的机会，并在成年后重回难民营，去帮助其同胞。但他们重返自由西撒哈拉的梦想却在逐渐消亡，他们深知自己美丽富饶的祖国拥有丰富的资源，不忍看着自己的孩子像他们那样成长，在一片贫瘠不毛的荒野上成为贫困的难民。苏格兰最近就独立问题举行的全民投票是文明君主制允许本国人民为自己的未来自由投票的一个实例。相反，尽管大会年复一年地重申撒哈拉人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但他们并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她对被买通的摩洛哥请愿人照本宣科的陈述感到不安，并指出，虽然真相可能会被扭曲，但永远不会改变。

46. 不遗忘国际协会代表着数百名美国公民，他们不为一己私利，在难民营中与长期承受悲惨和不必要冤屈的撒哈拉人共同度过了好几年的时间。协会恳求委员会做正确的事情，那就是给予撒哈拉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难民们选择继续留在难民营，此举即已为他们承认的祖国合法领导人投下赞成票。

47. 她想缅怀撒哈拉人 **Hassana El Wali**，他因为揭示本族人民的真相而刚刚在位于其家乡的摩洛哥监狱内牺牲。

48. **Cervone 女士**（国际中间派民主妇女会）说，她曾见过在无法无天的廷杜夫难民营中基本权利遭到侵犯的各类人群。这些侵权行为都是有计划进行的：截至目前，没有哪一个家庭不曾有过其成员被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暴徒绑架、监禁、施以酷刑或驱逐的遭遇。她谴责难民营中许多妇女额外遭遇的性虐待和性暴力：寡妇在领取粮食援助配给时遭遇性虐待和性暴力，或者年轻的女性被迫结婚和生育，目的是增加需要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人数，但这些援助随后都被转移，成为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敛财的工具。

49. 由于难民营中的条件恶化，公然侵犯了既定的人权和难民权利，国际中间派民主妇女会呼吁国际非政府组织调查波利萨里奥阵线施虐者和监狱看守实施的严重虐待和侵权行为。呼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进行干预，终结廷杜夫难民营中被困妇女的痛苦煎熬，让她们及其子女获得尊严和更好的生活条件，特别是确保他们享有言论和行动自由，并允许他们自愿重返家园。请负责处理性别问题的机构将妇女在廷杜夫难民营遭受虐待一事公之于世。难民营所在的阿尔及利亚和负责保护难民营居住者的国际机构难民署玩忽职守，都必须分担咎责。

50. **Delestre 先生**（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诺曼底区域工程委员会）指出，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诺曼底区域工程委员会自 2009 年以来一直在支持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他说，继续将西撒哈拉作为非洲最后一块殖民地是不可接受的，同样不可接受的是，摩洛哥竟然钻空子、耍手腕，以逃避遵守大会关于允许撒哈拉人民自由选择未来的各项决议。当务之急是就自决问题组织全民公投，这将符合西撒哈拉和摩洛哥双方人民的利益。

51. 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诺曼底区域工程委员会为撒哈拉人民寻求正义。它已向难民营派送补给品和派遣车队，并收容撒哈拉儿童。他参观难民营的亲身经历也令他相信，虽有国际援助，但那里的年轻人没有未来可言。作为一个工会，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诺曼底区域工程委员会关切地回顾称，当 **Boucraa** 磷酸盐矿的控制权于 1976 年落入摩洛哥之手时，700 多名撒哈拉工人的合同随之终止。自此之后，他们一直在争取自身权利，包括退休金领取权，并在未经摩洛哥授权的情况下成立了一个撒哈拉工会，其成员冒着遭到报复的危险开展了和平示威。

52. 摩洛哥单方面绘制的西非版图是不合法的。只要撒哈拉人与摩洛哥人之间尚未恢复和平，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诺曼底区域工程委员会就会协助摧毁摩洛哥修建的开采护堤。委员会应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争取让撒哈拉人在自决全民公投中投票。

53. **Salma 先生**（1 月 5 日廷杜夫难民营撒哈拉受害者家属协调会）说，他代表 2014 年 1 月 5 日在毛里塔尼亚边境附近被阿尔及利亚军队杀害的两名年轻撒哈拉人的家属，当时，他们正与来自廷杜夫难民营中的一群人探望家人和购买商品。他们显然是蓄意攻击的目标，虽然受害人的家属拒绝在就其死亡情况展开独立调查之前索回尸体，但他们的尸体却在一个多月后被埋葬，未经任何法律程序或尸体解剖。关于随后按照家属要求向廷杜夫检察长提起的刑事申诉，至今也未收到任何答复。

54. 该事件发生在阿尔及利亚当局对难民营的封锁加剧的背景之下，当时，阿尔及利亚当局进一步限制行动自由，禁止并处罚难民营居民与毛里塔尼亚或廷杜夫之间的所有商业活动。受这类贸易限制的影响，难民营的生活条件恶化，迫使年轻人不顾一切地试图绕过封锁，为其家人提供生活所需。在 1 月份被杀害的两个人即为此种情况。

55. 1 月 5 日廷杜夫难民营撒哈拉受害者家属协调会吁请委员会和国际组织呼吁阿尔及利亚当局立即对 2014 年 1 月 5 日的事件展开调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向受害人家属通报诉讼程序的进展，并停止利用恐吓阻止他们要求正义和赔偿或寻求逃离难民营。他认为，阿尔及利亚请愿人在委员会上次会议上自称代表本国人民所作陈述属于犯罪。

56. **Kahn 女士**以自 2009 年起在难民营工作的美国公民的个人身份发言。她宣读了一位出生并生活在廷杜夫某个难民营的撒哈拉朋友的一份声明。她说，她属于一个已在西撒哈拉沙漠居住了几个世纪的和平、传统的游牧民族，她正在努力斗争，以收复被摩洛哥占领的土地，并解放那些像她一样被迫流落难民营、生活极度困苦之人。她的家人和她的国家被世界上最大的军事护堤分隔开来，这是一道耻辱墙，是她本族人民心灵上一道没有愈合的伤口。这道墙是压迫和不公正的证据，拆除此墙是获得正义和赔偿的第一步。

57. 撒哈拉妇女是撒哈拉社会的基石，她们在男人奔赴前线打仗的同时亲手建造了难民营。她们从人道主

义援助物资分发点领取水、食物和汽油来养活家人。撒哈拉妇女建立了一个流亡的民主共和国，目的是照顾她们的家人和促进本国的和平与未来。她现在正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一起努力，争取通过艺术来解放撒哈拉这片土地，并曾前往国外，宣传介绍西撒哈拉被占领土和难民营中的情况。作为一个民族，她的撒哈拉人同胞选择通过和平战略开展争取独立的斗争。

58. **Basinet 女士**以个人身份发言。她说，以集体之力解决问题并寻求改善我们周围人的生活是人的本性。但撒哈拉人民的困境很难引起外界注意，他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尽管各方对其自决问题看法不一，但均一致认为需要作出改变，特别是在向他们提供基本的人道生活标准方面。自她参加委员会会议至今十年来，没有为他们作出任何努力。联合国必须找到一条道路来履行其职责并带来必要的改变。

59. **Pfoestl 女士**以个人身份发言。她说，领土自治作为管理国家多样性并同时达到公正和稳定要求的一种手段和解决种族冲突和保护民族特性的最佳方式受到广泛推崇。历史事实已经表明，内部高度自决可以防止分裂并维护国家完整。

60. 就西撒哈拉的情况而言，摩洛哥虽视其为本国的南部省份，但在关于其 2007 年西撒哈拉自治提案的谈判毫无进展的情况下，仍进一步提出了区域化计划，并最终颁布了 2011 年《宪法》，《宪法》启动了一项权力下放进程，将有效权力下放至区议会，从而给予所有地区以推进发展和管理自己的事务并同时维护其文化和语言特性的自治权、能力和责任。其初衷是通过增强区域多样性和决定权来实现国家统一。对西撒哈拉而言，领土自治由此提供了一种切合实际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自治是整个国家而不仅是主导群体推行善治的一种工具，因此，它旨在实现和平共处和尊重人权。有鉴于此，自治是一个加强民主的机制，因为它关系到权力分享。

61. 区域稳定及发展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安全及利益决定了西撒哈拉冲突不应继续成为被遗忘的问

题。关于摩洛哥超前的区域化方案可为可持续并切合实际地解决这一冲突创造历史机遇的想法已经赢得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一般情况下，可通过基于善治的领土自治来建立民主，而不是摧毁现有的国家和在贫穷、不稳定、侵犯人权和恐怖主义肆虐之地创建人为的实体。

62. **Pantoja 女士**（北非和中东法律研究中心）说，在得不到支持和经济不发展的情况下，自治给西撒哈拉人民带来的麻烦可能要多于好处，而且可能增强激进组织的全球影响力。因此，她想强调摩洛哥为加强南部省份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强撒哈拉人民权能而付出的努力。

63. 关于经济发展，可以查到现在的政府鼓励创业的官方数据。和摩洛哥其他省份一样，经商的自由在同条件下得到保障，而且南部省份在 2006 年至 2011 年期间的贷款利率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2 年 11 月月底，撒哈拉境内的银行存款同比增长 30%。货物和人员的自由流通同样得到保障，这与关于廷杜夫难民营内部的情况和对营内最近发生的隔离事件的报道截然相反。

64. 关于创造就业，摩洛哥一家大型磷酸盐公司是撒哈拉地区最大的雇主，其半数以上的雇员均招募自当地。在提高担任高层管理职位的撒哈拉人的人数方面已作出成功努力；作为分包商的当地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该地区已有 1 300 名青少年参加就业技能培训方案。

65. 在人权方面，对不歧视和性别平等原则的遵守程度与全国其他地区持平。虽然撒哈拉各省的女性就业率低得离谱，而且低于世界其他地区，但劳动力中妇女人数的整体上升趋势在国家层面更为明显。那里的基础教育尽管存在城乡差距，但总体水平仍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全体入学适龄儿童（包括女童）的初等教育入学率达到 100%，这无疑是撒哈拉地区最令人鼓舞的成就之一，而且当地的识字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西撒哈拉仍问题重重，但摩洛哥正在努力查明并加以解决。

66. 从安全的角度来看，阿尔及利亚和波利萨里奥阵线需要听从难民署的要求，对廷杜夫难民营中的撒哈拉社群进行人口普查，并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难民营中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以便以符合实际需要的方式伸出援助之手。

67. **Gookin 先生**（西撒哈拉人权观察站）说，西撒哈拉是联合国公信力的试金石。由于西班牙非法地背弃了实现该领土非殖民化的责任，联合国对西撒哈拉人民负有公认的责任。非殖民化冲突的解决方案是自决问题举行全民共同，这是大会的规定，并已得到国际法院的确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未发布的 2006 年关于其西撒哈拉和廷杜夫难民营特派团的报告曾建议称，西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必须立即落实，并评论称，大多数侵犯西撒哈拉人民人权事件发生的根源在于该项基本人权没有得到落实。在组织全民投票之前，大会应在将于本届会议上获得通过的决议中呼吁充分尊重西撒哈拉人民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68. 在这片领土上，公民和政治权利遭到有计划的侵犯。例如，在新近发生的政治犯 **Hassana El Wali** 一案中，他因为被故意剥夺就健康问题接受治疗的权利而在监狱中死亡，而其健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酷刑所引发的，必须对此案展开独立调查并进行尸体解剖。此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曾要求立即释放另一名撒哈拉政治犯，并对他在被拘留期间遭受的酷刑展开调查。然而，在 2010 年 **Gdim Izik** 营地抗议中被捕并在摩洛哥军事法庭的虚假审判中审判和定罪的另一群政治犯现仍被摩洛哥关押在监狱内，该审判不仅违反了关于国际民法法，还违反了后来关于禁止军事法庭审判平民的国内法律法规。

69. 经济权利同样遭到有计划的侵犯。摩洛哥继续在西撒哈拉开采磷酸盐，并根据一项渔业协定允许欧洲联盟的船只在其水域捕鱼，从而剥夺了该领土人民决定自身资源开采事宜并从中获益的权利。

70. 在该领土被占领地区，社会和文化权利遭到有计划的侵犯。例如，摩洛哥继续破坏所有传统的露天祈

祷场所，从而迫使撒哈拉人求助于摩洛哥宗教领袖和场所。委员会必须捍卫和维护撒哈拉人民的所有人权，并在其提交大会的决议中将此作为第一优先要务。

71. **Harrigan 先生** 以在打击国际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方面拥有 35 年经验的英国警方专家的个人身份发言。他说，他想提请注意运往阿尔及利亚廷杜夫难民营的人道主义援助被有计划地非法转移。调查证实，敲诈勒索的责任人是获得阿尔及利亚政府内部官员支持的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非法贸易依然猖獗。

72. 世界粮食计划署每月大约向 125 000 人提供一般口粮，但难民营中的人们依然生活在赤贫中，获取不到基本的服务和适当的营养和饮用水。涉案的波利萨里奥阵线和阿尔及利亚腐败地方官员控制着奥兰进口港基本食物类和非食物类物资的进口，他们把这些物资存放在不正规的仓库内，延迟或转移合法的物资发放。此外，援助物资是按照虚报的难民估计人数发放的，而这正是欺诈的关键所在。超额援助被转移到黑市销售，欺诈活动的组织者从中敛财。

73. 由于拒不开放难民营进出通道，根本无法独立地估计难民的实际人数。他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紧急措施，允许开辟国际独立进出通道，以提供关于难民人数的可核查数据；同意对所有关于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展开全面调查；让地方最高领导层承诺对腐败零容忍。如果该问题得不到紧急处理，将破坏该地区的稳定，并进而对全球安全构成真正威胁。贩毒和腐败导致不稳定和恐怖主义；除非国际社会行动起来，否则最近一名法国记者在阿尔及利亚被斩首的情形将仅仅是个开始。

74. **Gil Garre 先生**（西班牙全球安全研究所）说，西撒哈拉对峙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联合国行为飘忽不定、懒惰和缺乏前瞻性所造成的。波利萨里奥阵线施行残暴的独裁，而联合国和阿尔及利亚领导层却为之掩护，因此，国际社会也是同谋。整个萨赫勒-撒哈拉地区局势复杂，极不稳定，特别是存在跨国有组

织犯罪集团和搞恐怖主义的圣战者团伙。该研究所过去就曾得到提醒称，据悉在该地区活动的某些恐怖组织已经与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成员及廷杜夫难民营中的某些危险武装分子建立了联系。近日，上述恐怖组织中的某个组织倒戈，转而效忠伊斯兰国，不难想象，其波利萨里奥阵线盟友可能会与之一道将武器对准西撒哈拉，这会严重危害世界安全。在马里、利比亚或叙利亚发生的类似情况充分表明圣战恐怖主义是何等危险。显然，我们需要作出适当应对。

75. 摩洛哥为本该早已解决的撒哈拉冲突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将确保实现稳定、安全和未来。在本国境内，它在撒哈拉各省和所有其他地区都确立了先进的分散自治制度。现在，联合国应该按照两个事实采取行动，一是摩洛哥的提案是严肃、切合实际的，二是它可以确保北非免于非常现实的不安全威胁。摩洛哥是联合国的一部分，不应该受制于那些试图让波利萨里奥阵线四十年来人为制造的冲突永无止息的伪主张。

76. **González Vega 先生**（西撒哈拉阿斯图里亚斯人权监测中心）说，未能实现西撒哈拉非殖民化无异于剥夺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大会有关决议和国际法院 1975 年关于该问题的裁决均对该项权利作出了明确规定。

77. 大会第 1803 (XVII) 号决议所规定的各民族对其自然资源之永久主权是自决权利在经济方面的必然结果，是发展权的保障。但撒哈拉人民的这些权利却遭到无休止的侵犯。摩洛哥不仅开采了西撒哈拉的渔业、磷酸盐、农业和水资源，还与外国公司签订了开采西撒哈拉大陆架油气资源的协议。联合国法律顾问曾在一份关于摩洛哥开采活动的咨询意见 (S/2002/161) 中表示，在非自治领土的资源开采活动只有在为了该领土人民的利益、以他们的名义、或经与其代表协商后而进行的情况下，方能被视为与管理国在《宪章》下所承担的义务一致。

78. 2014 年，欧洲联盟与摩洛哥缔结了一份渔业协议，公然无视国际法规定的这些义务。撒哈拉人民的

意见并没有得到考虑，他们也没有从这些活动中受益，而且，他们的海洋资源现正遭到不可持续的开采。该协议还违反了欧洲联盟的成立宪章和其表示支持的联合国决议，这个问题又因西撒哈拉的管理国西班牙参与共谋而变得更加严重。

79. **Navarro 女士**（西班牙律师业总理事会）说，由西班牙法学家组成的西班牙律师业总理事会在继续监测该领土的司法活动，并可以证实，在过去的一年中，摩洛哥经常违反国际法并侵犯撒哈拉个体成员的人权。作为占领国，它无视《战时平民保护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继续改变该领土的人口结构；与第三方订立开采西撒哈拉自然资源的协议；不公平地对撒哈拉人定罪和实施监禁；禁止出入该领土；以及以种族隔离的形式忽视土著撒哈拉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求。利用审判来披上合法的外衣，对撒哈拉对抗者施以任意拘留、强迫失踪和酷刑——所有这些都是摩洛哥对待西撒哈拉土著居民的惯用手法。

80. 诚如西班牙高等法院在 2014 年裁决中所指出的那样，摩洛哥对西撒哈拉人民不具有主权和管辖权，所以，它对撒哈拉人的所有审判都是无效的。同样在正当程序方面，审判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其中存在诸多漏洞，包括使用军事法庭、缺乏司法公正、剥夺辩护权和拒绝无罪推定、使用酷刑取证和打击报复辩护律师。摩洛哥通过举行政治审判，将西撒哈拉地区试图以被占领土人民的名义采取合法行动的人权活动家和捍卫者关入监狱。

81. **Darias 女士**（加那利群岛律师促进和平与人权协会）说，加那利群岛律师促进和平与人权协会想向委员会通报其观察到的西撒哈拉地区的法律事态发展，并谴责应对非法摩洛哥非法占领该领土一事承担责任的主管当局不受惩罚的情况。2011 年一名年轻的撒哈拉人在阿尤恩的大街上被一名摩洛哥警察暗杀，但当局却不同意对该起谋杀展开调查。同年，一群摩洛哥人在一场足球比赛结束后袭击年轻撒哈拉人，导致 1 人死亡，该案同样未予调查。达赫拉禁止酷刑委员会成员兼人权活动家 Hassana El Wali 因谴责该事件而

于 2012 年被不公正地投入监狱；他在狱中惨遭酷刑，被剥夺一切医疗援助，并于最近死亡；之后他被秘密埋葬，他的死亡同样未予调查。所有这些行动都是蓄意抹杀撒哈拉人身份的一部分。由法学家组成的加那利群岛律师促进和平与人权协会谴责这种任意拘留和酷刑、未经适当程序且未经授权的审判和将被拘留者分散关押在摩洛哥各地的做法。它进一步谴责摩洛哥压制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并侵犯私人生活和通信。摩洛哥继续对撒哈拉人推行任意处罚政策，在几个星期前它就曾这样做，当时，阿加迪尔上诉法院将一群人的刑期从 1 年增加到 10 年。

82. 国际社会对此保持沉默，而西班牙作为西撒哈拉法律上的管理国在过去 12 年间也没有在委员会作出干预，以保护该领土人民的权利。西班牙此举与它当年对直布罗陀领土采取的做法截然不同。需要采取有效行动，以确保摩洛哥遵守法律。应扩大西撒特派团的任务授权，将保护该地区的人权纳入其中。

83. **Calabuig** 先生（西撒哈拉法学家国际协会）说，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已经在国际法中得到承认，国际法院 1975 年裁决也已作出澄清，西撒哈拉和摩洛哥之间不存在主权关系。摩洛哥 1975 年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反复遭到大会决议的谴责；该占领也未得到前殖民国西班牙法院的承认，该国法院 2014 年判决称，西班牙仍然是该领土法理上的管理国。

84. 甩脱军事占领并争取久拖不予的自决权的努力失败，西撒哈拉人民的内心被绝望所攫取。现在绝非保持中立之时，因为局势危急，一触即发。联合国需要重新努力寻求公正、持久和互相可以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但不应采取占领国和被占领土双方平等的立场。这会不公正地让摩洛哥对它从未占有且不拥有所有权的领地享有权利。联合国应迫使摩洛哥遵守国际法，并在必要时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85. **Braham** 先生以英国官员西撒哈拉和该地区事件的观察员的个人身份发言。他说，该冲突已对北非和

萨赫勒地区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有可靠的报道称，波利萨里奥阵线控制的廷杜夫营是圣战者招募对其领导人彻底丧失信心的年轻撒哈拉人的沃土。廷杜夫难民营内犯罪活动激增也使其成为因安全活动而被迫撤出马里北部的圣战者们的潜在避难所。有证据表明，尽管将重心从亚洲转至非洲的基地组织正在着力将整个萨赫勒地区变为一个不稳定弧形地带，但伊斯兰马格里布的基地组织已渗透进入难民营。阿尔及利亚一家炼油厂最近受到的袭击、马里和毛里塔尼亚境内的恐怖主义和一名法国记者在阿尔及利亚被斩首都表明北非穆斯林极端主义在不断增长。马格里布事关紧要，具有全球影响力。

86. 联合国必须采取行动，解决廷杜夫难民营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摩洛哥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以确保安全，但其邻国阿尔及利亚却并非如此。阿尔及利亚有义务允许观察员进入廷杜夫难民营，以评估危险程度。保持透明从未显得像现在这样必要。

87. **Ahmed** 先生（北美撒哈拉学生会）说，他出生并成长在廷杜夫难民营，这是地球上条件最恶劣、最有害健康的地方之一，但联合国却并未就改善那里条件采取任何措施。在被占领的西撒哈拉，人们的自由、资源和尊严被强行剥夺，他们生活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之下。这就是他们的日常体验，但他们依然相信和平，相信国际法的合法性和权力，相信难民们最终会重返故土。

88. 在被占领的领土上，侵犯人权行为仍在继续，政治犯们不堪折磨，过早地死去。此外，虽然联合国已经宣布任何无视西撒哈拉人民利益和愿望对该地区自然资源进行的勘探和开发皆有违国际法，但他家乡的资源却仍不断遭到外国公司的非法开采，这些资源是其同胞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他不知道撒哈拉人民还要等多久才能等到解决方案。

下午 6 时散会。